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唐西域記卷

六至八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戈廷模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六

唐 釋玄奘 譯

釋辯機 撰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壇場無紀宮城

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地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
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監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學
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羅
犀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略所治國都也故宮城內有
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窳
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窳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底
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訛也必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窳

堵波是蘇達多

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訛也

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

大窣堵波是鴛窣利摩羅

唐言指髮舊曰央拙摩羅訛也

捨邪之處鴛

窣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為暴城

國殺人取指冠首為髮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

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

教遺言在茲害佛殺母當死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

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即仗劍往逆世尊如來於是徐行

而退凶人指髮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

激惡源時指髮聞誨悟所行非因即歸命求入法中精

勤不怠證羅漢果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

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訛也

是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昔為伽藍
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
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
宇傾圮唯餘故基獨一甍室巋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
如來昇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
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

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
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
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
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
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即於空地建立精
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
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為逝多樹給

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病苾芻處昔如來
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
苦汝何獨居曰我性踈懶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
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
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褥親為盥洗改著新衣佛語
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給孤獨園西北有
小窣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
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

會佛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
子方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
召令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
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令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
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
通舉帶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
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嘆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
如智慧之力矣

三十一
卷六
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
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
法之處並樹旌表建窣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
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叙

加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姪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
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
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誘雇姪女詐為聽法衆所知
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

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答摩大沙門常稱戒
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既姪既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
隨聲唱曰外道兇人為_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
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

唐言
天授

斛飯王之子也精勤

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為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
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衆圍遶何異如來
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持伽羅子奉佛指告承

佛威神說法誨喻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
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
來至於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
梨苾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伽梨陷坑南八百
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
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
大衆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答摩敗其善譽當
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盂至給孤獨園於大衆中

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
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
化為白鼠齧斷于血系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
深喜悅衆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
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
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坑嘗無水止伽
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
而坐如來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祠量等

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搆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來於此推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

舊曰毗流離王訛也

興甲兵誅釋

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
辱與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伸命方行時有苾芻聞已
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
禮敬退而言曰茂樹扶踈何故不坐枯株朽蘖而乃遊
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何在王曰
世尊為宗親耳可以迴駕於是觀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窳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毗盧擇迦王誅釋
克勝簡五百女克實官闡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

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削其手足投諸坑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毒告命必芻撮衣而往為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纏王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骸火葬後人記焉誅釋宰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毗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必芻今毗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為

火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
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
流隨波泛濫熾焰颯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
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習
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窰堵波昔此國群盜五百橫行邑
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眼棄於深林群盜
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

金剛山經卷第六
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世尊在
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
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
處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
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

舊曰
毗

羅衛國訛也
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

城頽圮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甃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

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

唐言大術

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

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

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嗚咀羅額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菩薩降神東北有窳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

寶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天宮安居宴坐
忽見諸天群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
當知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
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
遭聖化

城南門有窳堵波是太子與諸釋猶力擲象之處太子
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
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

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額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入衆填塞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曰提婆達多即曳之解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為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墜其象墮地為大深坑士俗相傳為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怙羅象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

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觀像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迴駕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

事無憂王建馬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
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
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
之處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
二十餘尺上刻獅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之所
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
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

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窳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毗盧釋迦王既克諸釋擄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並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窳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子重禮娉焉勝軍王立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毗盧擇迦王毗盧擇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憩

駕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
建也擬佛居焉毗盧釋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使興甲
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畝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
已而入城族人以為承輪王之祚肩為法王之宗子敢
行凶暴安忍殺害汗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
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行那國王一為四摩咄
羅國王一為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窳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

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為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
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
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
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已
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群
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衆俱八金剛周
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
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唯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動三

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俱
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
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
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於此習諸
技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
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
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

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窳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拈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窳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技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塗以歸隨其所苦潰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

池澄清皎鏡雜花彌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
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
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
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窳堵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
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
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
太子

浴太子窳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窳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洗其南窳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窳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天王以金色氎衣捧菩薩置金機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窳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
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
河東南流土俗號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
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今變為水
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

中印
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墻場無紀城邑邱墟居人稀曠故城
東南有軌窳堵波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

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
燭

窳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旋宛轉繞
窳堵波野象群行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
憂王之分建窳堵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
方欲興工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
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室王曰
爾家安在為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

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間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窳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勤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總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窳堵波

見諸羣象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
花共為供養時象見已悲嘆感懷有一必芻便捨具戒
願留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
業無紀此窳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羣象踐灑遺身
此地甘與同羣得畢餘齡誠為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
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羣
重伸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為宇引流
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飾綿歷歲序心事無怠隣國諸

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
自爾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彌總知僧事沙彌伽藍東
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
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瓔珞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
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鎖最
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
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
闡鐸迦

舊曰車
匿訛也

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喻

感悟而還

迴駕牽堵波東有膽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在其傍復
有小牽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既斷髮
易裳雖去瓔珞尚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淨
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
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
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陵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牽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

剃髮處太子從闍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為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鋤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為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髮窳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十九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窳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

門無所得獲於涅疊般那

唐言焚燒舊云閣維訛也

地收餘灰炭持

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茲已降竒迹相仍病疾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窳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窳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羣盜獵師伺求行旅為害不絕出此林

已至拘尸那揭羅國

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輒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內東北隅有窳堵波無憂王所建准陀舊曰純陀說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說也舊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榭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輒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

北首而卧傍有窳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
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
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
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
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
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
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精舍側不
遠有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羣雉王救火之處

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
焰颯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
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
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為誰曰我天帝釋耳
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
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
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
命故今謂之救火宰堵波也

維救火側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鹿殺
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
馱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沉溺喪棄身命其鹿側
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
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窳堵波鹿拯溺
西不遠有窳堵波是蘇跋陀羅

唐言善賢舊曰須跋陀羅訛也

入寂滅

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
滅至雙樹間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

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衆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荅摩

舊曰瞿曇訛畧也

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究乃為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辭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

已說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於衆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為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度賽兔是也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躡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卧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皈依無覆護毒箭深

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絕躡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
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為燈炬金
剛躡地側有宰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如
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
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
卧師子床告諸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
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苾芻等歎悲慟時阿
泥埽

盧骨

反

陀

舊曰阿那

律訛也

告諸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恠

時末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疊般那所時阿泥
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
花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側有窳堵
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殮已畢時
阿泥律陀上昇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聖法主今已寂
滅摩耶聞已悲哽悶絕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
鉢及錫杖拊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
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

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爾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為諸不孝衆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窰堵波是如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為棺千氎纏身設香花建旛蓋末羅之衆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外為諸衆生分

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無損焚身側有窳堵波如來為
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
然衆咸驚駭阿泥律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
五百弟子自出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
得見耶阿難曰千氎纏絡重棺周殮香木已積即事焚
燒是時佛於棺內為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
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送淙致斯
異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

來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臂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為母說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槃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兵四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

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曠劫想
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
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作八分
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那婆荅多龍王
文隣龍王醫那鉢旦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我曹若以
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誼諍也宜共分之即
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
莫不悲感分舍利窳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

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
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僧往來
中路慇懃請留罄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
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
懇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
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煮
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嚼齒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
門侍食跪而問曰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為夕不安

耶為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
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去婆羅
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
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
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
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漂
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
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

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怛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儀肅然其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疍女黠反斯國舊曰

波羅奈國訛也中印度境

音釋

鴛窰

上烏郎反下其主反

歸然

上丘水反高峻貌

瞻揆

上之廉反下求癸反

盥洗

上音

貫倪

音免圻丑馬反裂也

訛謗

上所諫反又音山

齧

吾結反齧齧也

朽藥

上許九反

下魚列反
枯朽也
庇廕 上卑反
足之刑也
坑穽 下音淨
亦坑也

必苗反
風颯也
跋扈 上蒲未反
字跋扈縱橫也
抉 挑紆決反
抉也
嗚咽 上烏反
反下丁

達反
頸沙 上烏反
割反
摘力 上音角
北摘也
批其額 上蒲結反
蘇朗反
額也
蹴 反手擊也

其臆 上秋六反
下音憶
胃臆也
瘞葬 上於例反
埋也
憩駕 上虛例反
息也
畎畝 上俱

夫反
一畝 小谷也
祚 上才故反
反祚 福嗣也
啣 上許器反
襁褓 上居

兩反
之約 小兒負於背上也
煥 音暖
霹靂 上音覓
霹靂雷大擊也

丘墟 下起虛反
墟聚落也
霍然 反
芟茅 上七入反
也下莫交反

茅草
相踵 下之勇反
足踵也
銛刀 上息庶反
銛利也
榘 胡谷反
木名也
雉 直野

雞濯

濯音濁洗也

羽翮

下胡隔反翼也

蹇兔

上居展反蹇跛也

舟楫

下音接楫棹也

歛歛

上音虛下許既反歛歛泣之餘聲也

律

盧沒反又魯骨反

觀身

上初反近反驚駭下

解逆

必孟反散也

鑿那

上鳥分反

確乎

上口角反堅也

驟淹

上床瘦反疾也

上莫厚也

齶齒

上才細反齶齧也

滌器

上徒尚反洗滌

澡漱

早瘦二音

上尼反

大唐西域記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七

唐 釋玄奘 譯

釋辨機 撰

五國

婆羅疍女點反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力支反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痾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疏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疏茂草藿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蔭清

流交帶鑰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大城
東北婆羅痾河西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
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至廐野伽藍區界八分連垣
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
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
作菴沒羅果石為基陞甃作層龕龕帀四周節級百數
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鑰石佛像量等如來

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懸懃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牽堵波是梅咄麗耶

唐言慈即姓也
舊曰彌勒訛也

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苾芻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娑羅門下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衆生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

卷之四
卷七
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受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威嚴肅然肉髻之

上特出髻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寔多
諸精舍宰堵波數百餘所畧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
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
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
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
羅獸多為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
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雕鏤諸淨信者每

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六牙象王
獵人剥其牙也許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為敬袈裟遂
振牙而授焉

振牙側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
示為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
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道俗歸依
其側不遠大林中有宰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

為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
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
獵中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
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
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羣中
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
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嘆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
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

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
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為不誠門者白至王
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
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
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為諸鹿藪因而
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號自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里
有窳堵波高三百餘尺基址廣峙瑩飾竒珍既無層龕
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窳堵波是阿

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刺他悉陀

唐言一切義成舊
曰悉達多訛畧也

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殉法

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
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知所止內則
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
命相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夫修道者
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安樂為道三人曰勤苦為道二
三交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為伏苦行外道

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捐功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坐高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去珍服披麻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為也彼

二人曰君何見之晚歟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為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怛怛耳菩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寂然晏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過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

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
爾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晃曜毫含玉
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
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
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
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
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宰堵波傍有洄池周八十餘步

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
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技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為
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閱圖考古更求仙
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
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
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
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仙所執銛刀變為寶劍陵虛
履空王諸仙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

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為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有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

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
會遇竒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尚
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
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
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
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
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
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

金史卷八十五
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
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
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
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
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顧衰老唯此
稚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
也此魔嬖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
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
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獾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
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
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
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
今正饑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
虛已分路營求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獾於林樹採異華
果俱來至上同進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

以吾觀之爾曹未如獫狁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還獨無
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獫狁曰多聚樵
蘓方有所作狐獫狁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
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
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叔骸傷歎
良久謂狐獫狁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
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
建窳堵波從此順歿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

中印
度境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疏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
樂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
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並皆遵
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矣大城西北伽藍中
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
一升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為天人衆顯說妙
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

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巍然露鑿潛通竒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拏僧伽藍

唐言不穿耳

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穆衆
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樂學沙
門二三同志禮誦餘閒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
究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尋宜詢莫逆親觀聖迹於是二
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藍輕其邊鄙莫之
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此國

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
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覩貨邏國人也恭承
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禮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
棄印度沙門莫顧羈旅欲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
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
氎題書為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
之靈祐也既為人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
此伽藍式招羈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

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
百餘里南渡殄伽河至摩訶娑羅邑並娑羅門種不遵
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敬殄伽河
北有那邏延天祠重閣層臺真其麗飾諸天之像鑄石
而成工極人謀靈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
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太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
二丈上作獅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曠野
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來愍諸

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齋
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
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
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
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並皆遵習
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宰堵波基已傾陷
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

舍利婆羅門密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
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
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
從此東北渡殄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

舊曰毗舍

離國說也
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果茂盛菴沒羅果
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
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

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
其故基址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
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
傍有窳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
獻寶蓋處其東有窳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窳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
湏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
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

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工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
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
作獅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羣獼猴為佛穿也在昔如
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窳堵波諸獼猴持如來鉢上
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窳堵波是諸獼猴奉佛蜜處
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窳堵波
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說
也故宅基址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甃

畧

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
窳堵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窳堵波是菴
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窳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般
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窳
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
建窳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園側有窳
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

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
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
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轉數如塵沙寂滅
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
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
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
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
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

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為魔蔽
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宰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仙
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擢清流塵席隨飲感生女子
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求
火至餘仙廬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奇
之令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豫王
改遊見花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

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既滿生一蓮花花有
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祥投殍伽河隨波泛
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
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
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
計無所出矣是時廐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
境上下懼心賤妾愚衷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
深廐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而廐女

告曰莫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
謬庶女手按兩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
解甲歸宗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千子歸宗側
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經行舊迹指告衆曰昔吾於此
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述本生東有
故基上建宰堵波光明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
陀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址也

講堂側不遠有宰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遠

有數百窳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窳堵波栗咕

昌業反

婆子舊曰

離車子說也

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粟

咕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粟咕

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
中有宰堵波是佛在昔為諸菩薩人天大眾引說本生

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為轉輪王號曰摩訶提婆

唐言大天有

七寶應王四天下覩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冥懷高蹈
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宰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
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

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
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
國長老富闍蘓彌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
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
弟子時耶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
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蘓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
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於大衆中右袒長
跪揚言曰衆無譁欽哉念哉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

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必芻謬於戒律有十
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
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衆莫不悲感即召集諸
必芻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
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有過
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宰堵波無憂王之所
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

息遺迹之處

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旻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陀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摠持博物強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

退而嘆曰我年雖邁為諸衆生欲久住世任持正法然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殤伽河泛舟中流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駕疾馳追請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衆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旂翳日阿難恐闕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折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

各得一分舉軍號慟俱還本國起窳堵波而修供養從

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

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果

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

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

寔衆國大都城號占戍拏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尚有三

千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

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窳堵波高餘三丈南帶長

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儔附
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
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
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啟悟告諸大衆弗栗恃國有大
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爾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
足陵虛至於河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爾勿殺魚以
神通力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
人情爾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

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
他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
法以輕慢心毀譏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
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尚資宿
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
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
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
佛恩與諸天衆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

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為說妙法魚即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為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

里踰山八谷至尼波羅國

中印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共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冽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咕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鴛輸伐摩

唐言光胄

碩學聰敏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

通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

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殄伽河至

摩揭陀國

舊曰摩伽陀又曰摩竭
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音釋

擲比

上阻風反
下毗必反

藿靡

上息委反下免
彼反草軟弱

慄慄

呂錦反
也懼也

髻

髮

上所交反
髮尾也

彎弧

上烏還反下音
胡彎弧引弓也

捩

力結反
拗捩

殉

詞閏反
正作狗

以
從物

猖蹶

上音昌猖狂也
音厥倒也毀也

怛

上音刀下丁
達反憂驚也

閱

音悅
視也

遺之

上去聲
贈也

賂

音路
贈也

饋食

求位反
贈食也

嶷然

上宜
力反

連薨

下音
萌

枯槁

下音考

妖崇

下音遂反私

罹心

上音憂也離

冥懷

上音幽也經

栗

上音良

占

吉反下

無譁

下音誼譁也

暈飛

上音色皆備也

提撕

二字音啼西

讀

音讀

諱

音讀

也

字諱

犛牛

上音交反

險詖

下音反詭也

光胄

下音右反

耄

莫到反老耄

大唐西域記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大唐西域記卷八

唐 釋玄奘 譯

釋辨機 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

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
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專
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
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

宛如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

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蘓摩補羅城

唐言香
花宮城

王宮多化

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

舊曰巴
連弗邑

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

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儔謂曰夫何憂乎曰
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
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為子求娉婚親乃假
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
壻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
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
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
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徃來樹側景夕

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
慰復有一媪攜引少女並儻從盈路袿服奏樂翁乃指
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為
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
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友
諸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
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
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

忍離阻道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
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
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
為築城自爾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址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
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

唐言無憂舊曰阿育王記也

王

者頻毗娑羅

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記也

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

都波吒釐重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

藍天祠及宰堵波餘址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宫址臨苑
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
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
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
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
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衆巡里
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
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

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堙壑廢獄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窄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為
廁飾石作欄檻即八萬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
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一升靈鑿間起神光時燭無憂
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
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佛化今
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窄堵波羅漢曰大王以
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宏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
時矣因為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

聞已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
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爾鬼神勑力
同心境極瞻部戶滿拘胝以佛舍利起宰堵波心發於
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
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
八國所建諸宰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
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
白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

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窳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

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殍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宰堵波即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畧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瞻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畧斯在

金史四庫全書
卷八
故宮址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為出

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

因陀羅

唐言大帝

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

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
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
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爾同胞豈
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
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

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爾志當為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爾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

為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為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宮址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連漪清瀾澄鑒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窳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尚高遠而望之鬱
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窳堵波印
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窳堵波已尚餘五升舍
利故別崇建五窳堵波製竒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
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
五藏以諸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
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窳堵波中
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覬覦或

曰衆議雖多未為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

居勿反

吒阿濫摩

唐言鷄園

僧伽藍無憂王之

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尊崇建修植善種名集
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毀已久基址尚
存伽藍側有大宰堵波名阿摩落迦阿摩落迦者印度
藥果之名也無憂王邁疾彌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
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
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瞻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

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瞻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憇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宏濟瘧疾在躬姦臣擅命積寶非已半果為施承王來命普施衆僧

即名典事美中總煮收其果核起窳堵波既荷厚恩遂
旌顧命阿摩落伽窳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窳堵波謂
建捷稚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
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殂落而諸後進莫繼
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名侶千計萬數來
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捷稚招集學人羣愚同止謬有
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
辭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

捷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

退十二年間不擊捷稚時南印度那伽闕刺樹那菩薩

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

幻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

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

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

捷稚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

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爾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

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

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
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嘆曰謬辭
易失邪義難扶爾其行矣摧彼畢矣提婆菩薩夙擅高
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
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捷稚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
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
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卷疊袈裟
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

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宿犍稚臺上
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作客遊苾芻諸僧伽
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
提婆曰夫犍稚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為王人
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
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
前耻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
是外道競陳旗鼓誼談異義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既昇

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決辰推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建擊捷稚宰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蕪不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難垂帷已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婁沙唐言鳴菩薩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鬼神相依

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
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徃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
曰仰欽盛德為日已久幸願褰帷敢伸宿志而婆羅門
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
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之摧彼必矣尋徃白王
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
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
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

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蹇其帷視占其恠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拒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座及

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觀
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啟頻毗娑羅王末孫之所建
也旌名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彦同類相趨
肩隨戾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
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墻垣
階陛金銅隱起廁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
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鑄成威神

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竒瑞
間起鞮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
靈仙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數猛獸摯鳥棲伏其林山
頂有大磐石上建窳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
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
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來出定諸天感慕
以寶金銀起窳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為石自古迄今人
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從右旋天仙

靈聖肩隨讚禮

山東崗有宰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

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

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清徹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
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
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推汝
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
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
懷惶懼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以後不得居止沙門
異道遁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
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

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推異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爾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既同何為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羣行為暴有淨信者恐為獸害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義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為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

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
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
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是
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
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
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
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
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

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
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
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
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爾有高才無忘所耻
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誼譁更
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耻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
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
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

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
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
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
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為守道含
識霑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
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
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
人則垂誠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於

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
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
道耻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
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羣敢聲論鼓唯願大
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
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
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
與彼對論德慧曰有負座豎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

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咸驚
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
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未
為伽藍邑戶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
曰尸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
峯如宰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國之王族婆羅
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
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

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賸索隱窮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

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滯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為弘正法願垂哀納

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
戶式修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
至伽耶城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本仙
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
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城西南五
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杳冥峰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
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
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

建也靈鑿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窳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窳

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

舊曰那提迦葉記也洎諸迦葉例無波字

略也事火之處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

唐言前正覺山

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

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

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

自東北岡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

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
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止半崖中背巖
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跏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
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
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
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
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
知非取證所為遂龍意留影而去

影在昔日賢愚咸覩
洎於今時或有得見

也諸天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
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窳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
花雨空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
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
周垣疊甃崇峻嶮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竒樹
名花連陰接影細莎異草彌漫緣被正門東闕對尼連
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墻垣內
地聖迹相隣或窳堵波或復精舍並瞻部洲諸國君王

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
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
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
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來將證
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
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
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

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
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曾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
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
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
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
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
萬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溉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
花燭炬繼日競供修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

位也信受邪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
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今事火婆羅門燒
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
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溉餘根向乎
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恠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
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
王旦將禮敬唯見蘗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溉灌
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

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抵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刺拏伐摩王

唐言

滿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嘆曰慧日已隱唯餘佛樹今

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搆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

疊以青甃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
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

亦謂寶瓶
又稱寶壺

東

面接為重閣簷宇持起三層椽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
彫鏤以飾之珠玉厠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三重外
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
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
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
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

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
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
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
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
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
為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
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
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

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
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四月未
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跏
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歛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
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
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真唯右
乳上塗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嘆殷勤請
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

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為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微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

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
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為役使遂於
像前橫壘甃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甃壁之前畫自在
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皯肌膚攖裂居未久之
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
今尚在神功不虧既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
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
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月後半八日成等正

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於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軌為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修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自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為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為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窰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為座尋
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為刈草人荷而逐路
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
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窳堵波是菩薩將
證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斯為嘉應故淨
居天隨順世間羣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
右各一窳堵波是魔王婁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
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

菩薩威神衰變治容扶羸策杖相携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甍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為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窰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

天神祠求福利輕憺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
遷有無汎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
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勦力同志念所事
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
重明朗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
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
嶺鬚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於是
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

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
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
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
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
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
相謂曰山川悠間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
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窣堵波駭其由
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

金為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菩提

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澗澄鏡龍魚潛宅婆
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
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
佛浣衣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太雪山持來也其側窳
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窳堵波如來受貧老
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隣陀龍王池其
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
成正覺於此宴座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

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為蓋故池東岸有其室
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
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
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
為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
容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宰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
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

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即
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
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一
長者獻麩窣處佛在樹下結跏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
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
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疑寂定四
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

行資鈔密奉上世尊納受長者獻鈔側有宰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既獻鈔密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壘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宰堵波如來為母說法處也如來

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
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洄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諸
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
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隨應降伏
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
亦與爾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
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
河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候兄動

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迦葉波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窳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燄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慙惜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

其側窅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窅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
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
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今獨無水迦
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
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現迦葉見
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

報受生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
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
正覺我眼盲冥於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
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
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窰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
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
整魔軍治兵振旅將憎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

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為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窳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墻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窳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

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人

印即

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減千

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陵辱語見譏誚負斯憂恥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何

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為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旣旌
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
何晚於是以前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既納貢義存懷遠
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
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
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
已極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業於諸印度建一伽
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

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馬使者奉辭報命
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
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
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
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丕承
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
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
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

隣難以備舉每歲苾芻解雨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衆七日七
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
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頗濕
縛度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
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
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入安居七月十五解安居也

音釋

墊濕

上音店
下也

媪

烏句反
老婦也

袿服

上音縣
衣盛貌

酣歌

上戶甘反
半醉也

磔裂

上張隔反裂開也

埋塹

上音因塞也七焔反坑塹也

覆燾

上音副下音盜

丘壑

下呼各反

漣漪

上音連下於宜反連漪水波文也

覬覦

上已利反下羊朱反覬覦希望也

邁

古候反

果核

下胡反

扣擊

上苦候反又音口

詬

許候反

闕刺

上於葛反

下即達反

浹

即協反洽也

簡傲

下吾告反簡傲大慢也

吒

上昌吉反阿叱也

鞮羅

上音低

孺垣

上而專反下音圓孺垣宮牆也

幽蔚

下於勿反茂盛也

摯鳥

上音至正作鷲

俊擊之鳥也

磐石

上音盤

迄今

許乞反至也

摩沓

下唐合反

毆血

上烏口反吐也

亦作嘔

探贖

上土舍反取也助隔反幽微也

淪湑

下息徐反沒也落也

笈

巨葉反

榦

下古旦反枝榦

漑

古愛反漑沃也

藁株

上魚列反伐木之餘也

簷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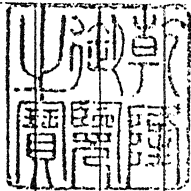
上音鹽屋簷也與檐

同
勦音六併力也
榱柱上所追反屋角頭也
匏蒲貌反氣閤
攫裂上俱縛反以爪擊攫

也
刈草上魚吠反割也
漕矩上閤下俱主反
鬣上渠夷反下良音雷
輒反魚之鬣也
羸音雷垂

反
彷徨上步忙反下音皇
窆窆上尺小反乾麥屑也
將慴下許業反或脅以威逼人作

矛盾上莫浮反下時尹反矛盾槍之屬也



大唐西域記卷八